



英倫

East of the Sun

三姊妹



英國理查與茱蒂讀書會 夏季選書

(*Richard & Judy's Summer Read*)

茱莉亞·葛雷格森

Julia Gregson 著

楊孟華 譯



繁星公司

英倫三姊妹

火星★小說IN006

EAST OF
THE SUN

英倫三姊妹

作者 茱莉亞·葛雷格森 (Julia Gregson)
譯者 楊孟華

發行人 李家恩
總編輯 黃智成
主編 宋勝祐
編輯 莊琬茹

出版者 繁星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吳振成
總經理 黃山
執行顧問 張雪玲
社務顧問 黃瑞循 黃仁雄
數位總監 陳淑惠
編務統籌 胡惠君
發行經理 張純鐘
行銷企劃 張元慧
教推經理 蕭毅
客戶服務 蔡芳芸

地址：台北縣五股工業園區五工五路37號

電話：(02) 22999822 · (02) 22982836

電子信箱：service@BeautyEnglish.com.tw

經銷商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 29178022

印刷 2010年08月初版

定價 新台幣380元

ISBN 978-986-6414-82-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英倫三姊妹／茱莉亞·葛雷格森 (Julia Gregson) 作；楊孟華譯。－初版。－台北縣五股鄉：繁星多媒體，2010. 08
面；公分。－(火星★小說；IN006)
譯自：East of the Sun

ISBN 978-986-6414-82-4 (平裝)

873.57

99009135

EAST OF THE SUN by JULIA GREGSON

Copyright: © 2008 BY JULIA GREG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Z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InStars Multimedia Co.

All rights reserved.

英倫三姊妹

一九二八年九月，倫敦

富責任感之年輕女性，二十八歲，喜愛兒童，瞭解印度，願擔任伴護，從蒂爾柏里港（譯註：Tilbury，位於倫敦南方薩里郡，為遠洋郵輪之起點）到孟買，因係單程，雇主只需負擔半價船票。

薇華·賀洛威（譯註：Viva，義大利文意為「萬歲」，另外維多利亞（Victoria 意為勝利）、露絲（Rose 玫瑰）都有深意）覺得一切彷彿變魔術一般，當她付了三先令六便士，在九月號的《淑女》雜誌刊登以上那則廣告，沒料到五天後自己便來到倫敦的戴瑞餐廳等待她的第一位客戶：來自漢普郡渥洛普鎮的鍾緹·蘇爾拜太太。

她平常穿著拍賣買來的衣物，或是借來的絲裳，但為了這趟面試，她特地拿出擔任臨時打字員時所穿的那套灰色斜紋呢套裝，也把一頭狂野的深色頭髮用水潤濕，抓到腦後梳成一個緊緊的圓髻。

她踏入眾人低聲談話的飲茶室，聽見鋼琴師彈出的散漫琴聲。一名戴著樣式古怪的藍色帽子（像個籠子，有藍色的羽毛從後面伸出來）、瘦削如鳥的嬌小婦人站起來招呼她。旁邊那位稍微圓潤而沈靜的女孩，是她的女兒維多莉亞。

母女兩人的周圍有許多袋子。蘇爾拜太太問她是否願意喝杯咖啡，薇華對她並未提議是否也吃塊蛋糕感到些許失望。她自早餐之後便沒再吃東西，而剛才經過櫃檯時，擺在玻璃圓罩裡的核桃蛋糕與司康餅令人垂涎三尺。

「她太年輕了吧，」蘇爾拜太太立刻轉向女兒抱怨，好像薇華不在場一樣。

「媽！」維多莉亞尖聲的抗議，好像繩索勒住她的脖子一般，而當女孩回過頭看著她時，薇華注意到她有一雙非常漂亮的大眼睛，顏色似矢車菊般深藍；而且用眼神在說：「對不起，我也沒辦法。」

「唉，親愛的，我很抱歉，但她真的很年輕啊。」古怪帽子底下的蘇爾拜太太噉起嘴來。「噢，天哪，我不知道該怎

麼想了。」

她用高亢緊繃的聲音對薇華解釋，維多莉亞即將前往印度，在閨中密友露絲的婚禮擔任伴娘，接著蘇爾拜太太誇耀說：「露絲將要在孟買的聖湯瑪斯大教堂跟第三騎兵團的傑克·錢德勒上尉結婚。」

而她們原先約好的伴護莫理女士突然跟一位老紳士訂婚，所以不能陪她們去了。

薇華放下杯子，掛上一副很有責任感的表情；但她同時也從婦人的眼神裡感到些許的急迫，以及渴望將此事盡快定案的決心。

「我對孟買非常熟悉，」她說，儘管真相是：一歲半的時候，媽媽抱著她在孟買街上走過，接著是五歲時，坐在孟買某處的長椅上吃冰淇淋，接著就是十歲那次的最後巡禮，自那之後，她沒再回去過。「維多莉亞交給我，一定不會有問題。」

年輕女孩充滿希望地看著她。「請叫我多莉，」她說：「我的朋友都這樣叫。」

侍者來了，蘇爾拜太太說她們不要「普通的英國茶」而要香草茶。

「我有一半法國血統，」她向薇華解釋，好像這足以解釋一切。

趁母親在鱷魚皮包裡翻找東西，沉默的女兒對薇華轉動眼珠，這次她用嘴型說：「抱歉。」而後微笑著將食指與中指交叉，祈求面試順利。

「妳知道船艙旅行箱是什麼嗎？」蘇爾拜太太打開小粉盒，對著鏡子檢查自己的牙齒。「那是莫理太太答應要幫我們處理的另一件事。」

奇蹟出現，薇華真的知道！就在上個星期，她翻閱《先鋒報》想找工作，剛好看到一家名為「白羊座」的裁縫店刊登大幅廣告，宣傳這種堅固耐用、長途旅行專用的旅行箱。

她以平穩的眼光直視蘇爾拜太太。「總督牌很不錯，」她說：「帆布抽屜下面襯有鋼條。海陸軍用品店都可以買到，正確價錢不是很肯定，不過我想大約二十五先令左右。」

餐館裡出現一陣騷動，餐具碰撞的聲音暫時停止。一名穿著褪色毛呢、戴著軟帽的迷人婦人抵達，笑著朝她們走來。

「這是威特比太太。」多莉高興地笑著站起來，擁抱這位婦人。

「請坐。」她拍拍身旁的椅子。「媽咪剛跟我談起馬褲和遮陽帽呢。」

「真是的，維多莉亞，」蘇爾拜太太說：「全餐廳都聽到我們家的事了。」她轉而對薇華說：「威特比太太就是要嫁給錢德勒上尉的女孩、露絲的母親，那個女孩漂亮極了。」

「我真希望你趕快看到她。」多莉快樂得渾身發亮。「她非常有趣，非常完美，任誰看到都會愛上她；我們從嬰兒就認識了，我們一起上學、一起騎馬……」

薇華感覺到熟悉，啊，多麼美好，擁有從嬰兒時期就認識的好朋友。

「維多莉亞，」她母親指責道。藍色的羽毛停在她的眉毛上，使她像隻被激怒的鳥。「這些還不必告訴賀洛威小姐。我們尚未決定。對了，親愛的露絲呢？」

「在醫生那裡。」威特比太太的表情略顯尷尬。「妳知道的……」她端起咖啡淺嚐，意有所指地看蘇爾拜太太一眼。「但，今天早上有趣極了，」威特比太太流暢地接下去說：「我們買了洋裝和網球拍，一個小時後又要在博尚廣場碰面，她要去試穿長褲。可憐的女孩，她今天晚上一定很累。我從未在一天之內買這麼多東西。好啦，現在能告訴我，這位可愛的小姐是誰嗎？」

經蘇爾拜太太的介紹，薇華是一位「專業的伴護」。威特比太太露出親切的微笑，拿起薇華的手用雙手包住，說很高興認識她。

「我跟她面試過了，」蘇爾拜太太對威特比太太說：「她對印度瞭若指掌，船艙旅行箱的事也替我們解決了——她說總督牌是唯一的選擇。」

「這兩個女孩還算聰明，」威特比太太憂心地說：「但多個人幫她們觀前顧後，我還是比較放心。」

「但我想我們只能付五十鎊，請妳幫忙照顧兩個女孩，」蘇爾拜太太說：「一毛錢也不能再多。」

薇華確實聽見多莉摒住呼吸，也看見她的嘴因擔憂而孩子氣地翹了起來，大眼睛裡充滿期待，靜靜凝視著她。

她開始迅速計算。從倫敦到孟買的單程船票大約八十鎊，她還有一百二十鎊存款，那麼她到了那邊應該還有錢可用。「我認為這個價錢很合理，」她沈穩地回答，好像這是她每天處理的事。

多莉大聲呼出一口氣。「感謝上帝！」她說：「噢，我好高興！」

薇華與她們一一握手，踏著輕快的腳步走出餐廳；這簡直太容易了：藍眼睛的純真女孩和她急切的母親根本已走投無路；而她們那即將遠嫁的朋友露絲，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下一站是到海陸軍旅館見班尼斯特太太，討論另一位可能的客戶：父母住在阿薩姆的學童。她從手提袋裡找出字條，男孩的名字是凱恩·葛洛佛。

班尼斯特太太是位神情焦慮、暴牙明顯的婦人，年約四十歲，但薇華向來不大會猜歲數。班尼斯特太太叫了兩杯溫茶，沒有餅乾或蛋糕。

班尼斯特太太聲稱必須趕三點半的火車返回桑柏瑞，所以廢話不多。她說她的兄嫂在阿薩姆種茶，目前碰上一個「小難題」，那就是他們十六歲的獨子凱恩突然被學校退學。

「他很難搞，但我聽說其實他是個很好、很好的人，」他的姑姑向薇華強調與保證。「他進入聖克里斯多福學校後，

已經十年沒有回印度。因為一些我今天沒有時間解釋的理由，我們無法更常去探視他，現在他的父母認為，他返回印度可以讓他成長得更茁壯。如果你能送他回去，他們很樂意替你付全額的船費。」

薇華覺得自己的臉興奮地脹紅起來。如果全程的船費能有著落，加上蘇爾拜太太答應的五十鎊，她到印度之後就不至於太過拮据了，感謝上帝。而在這時，她完全沒想到應該詢問，十六歲的男孩為何不能獨自旅行，以及，說真的，那一對父母為何不能親自來把他們的孩子帶回去。

「妳還想知道我其他的事嗎？例如推薦人之類的？」薇華只這樣問。

「不必了，」班尼斯特太太說，但她隨即改口：「噢，或許要，妳好像應該提供一個推薦人供我們查詢。妳有認識的人在倫敦嗎？」

「我目前的雇主是一位作家，崔福太太，」薇華迅速寫下地址，交給班尼斯特太太，後者正用眼睛尋找女侍，好像急著想走。「她就住在國家歷史博物館的對面。」

「我會把凱恩學校怎麼去的地圖以及訂金送去給妳，」班尼斯特太太說：「非常感謝妳的幫忙。」她讓人吃驚的暴牙這次全部露了出來。

不過，看著班尼斯特太太迎風飄揚的風衣和急著趕計程車的背影，薇華最震驚的想法是：說謊實在太容易了，尤其當妳的謊話剛好是對方想要聽的話時，更是易如反掌。因為她並非二十八歲，而是二十五歲，至於所謂的瞭解印度，她只曾於無知的兒時在那裡玩過。印度於她，跟月亮的另一邊差不多。

2

「她看起來還不錯，對吧？」蘇爾拜太太在薇華離開後對威特比太太說：「而且她很漂亮。」彷彿這便足以決定一

切。「但是，那可怕的套裝不算。英國女人真是不會穿衣服。」她的嘴唇抿了起來，但是，多莉難得地懶得反駁。

太美妙了，她們找到伴護了！計畫的第二步終於即將成形。她母親那些裝腔作勢的顧慮或許騙得了別人，但多莉看得一清二楚。她們母女倆這個夏天已經爭吵了太多次，母親急著把她送走的程度，連人猿來應徵她都會說：「這是多麼完美的人選」。

如今，多莉的興奮簡直溢於言表。船票今天早上已經送達，她們將在兩星期之後出發。眼前這一天她們仍將選購衣服，以及根據將在孟買接待她們的女主人西西·麥林森太太所列的清單，採買許多必需品。

她那凡事都有規矩的母親（例如：只有週二才能喝檸檬水，週三不准吃蛋糕，以及進任何房間之前要輕聲說「冰」，好讓嘴型看起來很美），居然也放鬆了規定，甚至准許她在戴瑞餐廳吃了一塊核桃蛋糕。現在，知道印度去定了，母親那些快把她逼瘋的行為，例如：她一進城就要說法語，動不動就噘嘴，讓人尷尬的帽子，很濃的嬌蘭香味，以及跟男人有關的、跟說話有關的各式各樣規矩，都變得比較可以容忍。因為，她很快就要走了，而且但願永遠不要回來，而她此生最可怕的一年就要過去了。

威特比太太喝完咖啡，便忙著趕去診所接露絲。

多莉的母親喝著熱檸檬茶（餐廳裡找不到香草茶），拿出銀色鉛筆以及寫有衣物清單的筆記本。

「再來要去買馬褲，妳在印度可能會去打獵。」

多莉覺得母親不必這麼大聲，好像唯恐鄰桌不知道她們終於要去做一些興奮的事，難得一次，她們總算也成為有趣的人。

「西西說，在倫敦買馬褲太傻，她在孟買認識人，只要幾便士就能替人量身定做。」

西西·麥林森是她母親的遠親，多莉去孟買後就要住在她家。雖然沒見過露絲，西西依然慷慨地答應幫忙籌備婚禮。她常用紙質很脆的白色高檔信紙，龍飛鳳舞地寫著各種宴會、競技比賽、賽馬，以及總督府的盛大舞會。

「好個妙主意啊，」她的上一封信提起孟買遊艇俱樂部的一次舞會。「所有體面的英國紳士都來了，女孩跟他們每個人各相處十分鐘，而後換人。過程非常好玩，而十分鐘也足夠雙方決定要不要繼續交往了。」她在信上最後說：「這裡的人也很想趕上時尚的腳步，所以請務必讓兩個女孩帶幾本最近的《時尚》雜誌，而且如果不太麻煩，替我帶幾株香水月季花，我花園裡的被一群飢餓的沼澤蟻吃掉了！」

「多莉，」她母親急切地清點著，「面霜，親愛的，請妳務必記得擦。我知道我老是嘮叨些不重要的事，可是女孩子皮膚一黑就顯老，而妳已經夠黑了。」這倒是真的，多莉的皮膚像她的法國祖先，偏向光滑的橄欖棕。「拔眉毛器，我會在妳走前，動手把妳那兩條毛毛蟲修一下。」多莉的眉毛是母親的夢魘。「晚禮服、露營椅——天哪，這太像探險隊了，這一項要刪掉。嗯，她說妳將需要許多、許多妳每個月要用的那東西，那在那裡非常地昂貴，而我——」

「媽咪！」多莉皺起眉頭，真怕母親會用衛生棉的話題毀了這美好的一天。「媽咪，」她往前探過小桌面，「求求妳不要刪去露營椅，我光想到就覺得好興奮。」

「啊，妳微笑的時候多美啊。」她母親緊繃的臉突然鬆懈下來。「妳如果常常微笑該有多好。」

多莉在隨之而至的沈默中，感覺到無數複雜又痛苦的想法在母親的帽子底下出現，其中一些她非常熟悉，例如：多莉如果更常微笑，或更有露絲的姿色，這趟送她去印度的費用就可以省下來了；如果她肯少吃蛋糕，並在週二多喝檸檬水，如果她更像個法國人，該有多好。她母親似乎總是在腦海裡這樣加加減減，最後得出「這女兒實在讓她非常失望」的結論。

然而，此刻，多麼奇怪啊，淚珠竟然像條小運河般切過母親粉已撲不上的臉頰，停在她的脣膏上。

「握著我的手，親愛的，」她說。當她用力抽泣時，多莉忍不住連人帶椅往後退。當母親陷入這種情緒，便顯得太過赤裸也太像個人類，令她不知如何應付。她們之間早已形成太多傷害，來不及補救了。

那天她們怎樣也找不到計程車，雖然平日很少搭公車，但大約一個小時之後，多莉便坐在公車上，居高臨下地看著雨滴灑在聖詹姆斯公園那些蒙塵的樹葉上。公車沿著皮卡迪里前往史旺艾德格百貨公司，母親那香到骨頭裡的身體異乎尋常地靠近她，令多莉發現哀傷再度刺痛她的心。

若非母親這麼難以討好，這幅把老爸留在家中吃三明治、母女倆快樂進城的外出圖，應該更真實。

高坐在公車上，她看見倫敦這個大城市往地平線的遠方伸展而去，舉目所見皆是有著美麗櫥窗的商店、新奇有趣的人潮，以及一個更大的世界。

母親靠向窗戶張望，一條條陽光落在她臉上，帽子上的藍色羽毛好像自有生命那般抖動著。

「親愛的，妳看！」她說：「那是麗池飯店——啊，我多麼想念倫敦啊，」她低聲說。而後，她沿著皮卡迪里一路叫著：啊，那些聰明的水洞（母親一旦興奮起來，英文便怪怪的，她指的是噴泉），那些她和爹地還有錢時（也就是多莉出生前）常去光顧的餐廳，例如卡帕拉蒂、皇家咖啡館和「廚師好可怕」的「進出」餐廳。

多莉聽見後排幾個店員似的女孩噤噤咕咕地笑著，模仿那句「廚師好可怕」。

但她告訴自己，她一點都不在意，畢竟她再兩個星期就要去印度了。當妳微笑。當妳微笑，全世界都跟著妳微笑。「親愛的，」她母親掐了她一把，「不要在公眾場所哼歌，粗鄙得可怕。」

她們抵達史旺艾德格百貨公司的騎具部門後，她母親驕傲地要求一位名為杜瓦夫人的資深助理，前來為她們服務。她對多莉解釋，她們早在多年前杜瓦夫人是位落難的寡婦時便認識了。

「我們要找些還不錯的夏季馬褲，好讓孟買那邊的裁縫可以照樣縫製，」她母親沒必要地拖著聲音，對一樓的門房解釋。

上樓後，聽到杜瓦夫人一邊從嘴上拿下別針，一邊對蘇爾拜太太居然還維持當年少女般的窈窕身材讚不絕口時，多莉的心裡直翻白眼。她看著母親得意地抿出了酒窩，再次宣揚她著名的祕方：多喝檸檬水，以及只吃極少量的食物。多莉也被迫遵守這幾乎讓人餓死的食譜，因為母親只肯購買尺寸小很多的衣服給她。有時，她真覺得母親很想要她瘦到消瘦了。她們最嚴重的一次爭吵，而且差點打起架來那次，就是因為多莉從另一場沒人邀她跳舞的舞會回來，半夜裡偷了半條白麵包，躲到涼亭裡塗上果醬吃個精光。

可以用好幾種語言罵人的母親，也是在這一夜讓她認識了「Kunnespeck」這個德文字，意指：好吃者堆積在身上的脂肪。「它的意思是可悲的脂肪，」她說：「那就是現在的妳。」

「我現在只有尺寸比較大的，」快樂的杜瓦夫人拿著一件頗大的馬褲回來。「這件應該可以穿。我們這個夏天要去參加什麼競技運動會嗎？」

「不是，」多莉的母親習慣性地替她回答。「她要去印度，對吧，多莉？」

「是的。」她從她們的頭上看著鏡中的自己，心想：我好龐大啊，而且很胖。

「印度，多好啊！」杜瓦夫人笑著對她母親說：「很棒的冒險，好個幸運的女孩。」

她母親決定當個風趣的人。「是啊，有點像尋夢園，」她說：「因為那邊有那麼多英俊的年輕人，這些女孩出去時，被稱為釣魚俱樂部。」

「不對，母親，」多莉修正母親的話。「我們被稱為『釣魚艦隊』。」

母親沒理她。「而那些無法在那邊找到男人的，」她母親隱含挑釁又淘氣地看了多莉一眼，「會被說空手而回。」

「這樣說就太不厚道了。」杜瓦夫人信心缺缺地說：「不過妳的維多莉亞不會這樣的。」

「嗯……」多莉的母親每次照著鏡子便發出這個聲音，她把帽子調整一下。「但願不會。」

我恨妳，母親。有那麼個可怕而簡短的片刻，維多莉亞想像她用針用力地刺入母親，使她大聲尖叫。我非常、非常討厭你，而且，我再也不回家了，她想。

3

薇華還剩最後一件事必須處理，而且每次想到就因為緊張而快要暈倒。威廉是她的監護人，也是她父母的遺囑執行人，她和他約在今晚七點，地點是普爾廣場的牛津暨劍橋大學俱樂部。

兩個月前，威廉把一封信轉交給她，無意中啟動了這趟印度之旅。那是一張廉價的信紙，發抖的字跡寫道，她的父母留了個旅行箱在印度。來信者是住在西姆拉（譯註，Shimla，為印度北方邦之一喜瑪偕爾邦的首府，因地勢高而夏季涼爽，殖民政府之官員難忍平原區的燥熱高溫紛紛避居於此，因而有「夏都」之名。每年夏季各級長官率辦事員及隨從扛負大箱檔案浩浩蕩蕩朝西姆拉前進之景甚是有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齡即以西姆拉為背景寫了《山間平凡故事》的短篇小說集）的瑪蓓·瓦克洪太太，她說，那個裝有衣服和私人物件的旅行箱，原本放在她屋子附近的工寮，但今年雨水很多，她擔心箱子若繼續放在那裡，終將解體。她也說，葬禮之後，她把皮箱鑰匙交給倫敦律師院的威廉·菲普特先生，如果薇華尚未拿到，可以去找菲普特先生拿。

威廉也寫了封信附在裡面。看到那工整的字跡，痛苦的感覺彷彿沈重的巴掌對著薇華驟然打了下來。

「原諒我這般殘忍地說出我的意見，」他寫道：「但我認為妳不必有任何行動。我會寄些錢給那位老太太，請她把箱子處理掉。當然，如果妳想拿鑰匙，它們也在我這裡。」

薇華雖然很討厭跟他意見相同，但是，她起先也認為他的話有道理。返回印度，等於在她的生活中心投入一顆炸彈。何況，她到底想找到什麼？萊特·哈葛德（譯註：Henry Rider Haggard，英國小說家，著作六十餘本，最著名的有《所羅門王寶藏》、《洞窟女王》等）小說裡孩童夢想中的寶藏，或與她失去的家人來個光榮大團聚？

不，這太荒唐了，而且只可能帶來心痛。她思考時，腦中真的出現跌進黑暗裡的畫面。

然而，經過了六個月以及兩份枯燥的打字工作（一個是擔任永遠醉醺醺的國會議員的助理，一個是在製造鐵鎖的公司），她幸運地成為作家南希·崔福太太的助理。南希是個善良而特立獨行的人，常以驚人的速度狼吞虎嚥地閱讀浪漫小說，而且樂於給人忠告。新工作的週薪為三十先令，薇華因此得以離開女青年會租用的床位，搬入伯爵園的一個房間。最棒的是，她自己也開始寫作了。長久以來，她第一次感覺到生活是輕鬆與愉快的，她也認為她找到（或者糊里糊塗撞見了）此生最想做的事。

她跟威廉的關係已變得如此惡化與複雜，她好害怕再跟他見面。她寫信請他把鑰匙寄給她，可是遭到拒絕。

所以，既然她已得到這麼多美好且嶄新的機會，為何內心那躁動不安的角落，又飢渴地逼著她跳入另一個未知？讓她渴望看到父母多年前留下的東西？

有時，她甚至已想不起家人的模樣。時間使得那些原本痛苦且難以忍受的記憶，逐漸地模糊了；除了時間，同樣模糊的還有一連串寄宿學校，以及後來的倫敦，誰也不認識她的倫敦。除了那些人喜歡的戲院、畫廊、迷人的河邊步道之外，她之所以喜愛這個城市，是因為大家不大會問私人的問題。她只曾遇上兩次：第一次是女青年會的櫃臺人員，看見她沒有填寫「家人之永久地址」時開口問她；然後就是鄰床那同樣也以打字為生的女孩馥蘭。她兩次都說，父母於印度一次車禍中喪生，說兩人一起死亡，似乎比較簡單。她完全沒有提起裘曦。不必每件事說，這是她從威廉身上痛苦學到的教訓。

她於六點四十五分跑上階梯時，他已站在牛津暨劍橋大學會館優美的希臘羅馬式拱頂下等待她。他照例把背景安排得十全十美，他讓自己站在兩根氣勢宏偉的科林多石柱之間，讓來自身後那奢華房間的金色燈光把他稀薄的頭髮照得熠熠生輝。

他是一個挑剔的人，身上那套細條紋西裝，她上次看見時是在他位於西敏區的公寓，它整齊地躺在椅子的扶手上。她還記得他怎樣把襪子的吊帶跟漿過的領圈與絲質領帶，一起整齊地排放在他的內褲之上。

「妳的氣色很好，薇華。」他的聲音尖銳，有點吠叫的感覺，當他擔任出庭律師時，想必很好用。「看來妳過得不錯。」

「謝謝你，威廉。」她早已決定盡可能保持冷靜。為了今天的會面，她謹慎地選擇了衣服，穿上崔福太太送她的鉛灰色薄紗絲質洋裝，胸前那一小塊使它遭到放棄的燙焦的地方，則用一朵紫色的玫瑰胸花遮住。

她一大早便起來用冷水洗頭，因為燒熱水的裝置好像又壞了。接著花了好長的時間和一先令的代價才把頭髮吹乾，然後她又把表面抹濕，再用一條天鵝絨帶子紮在腦後並綁個蝴蝶結。

「我定了一張桌子。」他作勢要引導她往充滿烤肉香味的餐室走去。

「謝謝你的好意，但這真的不必要。」她稍微站開。「我可以拿了鑰匙就走。」

「當然不行，」他說。

侍者引導他們朝豪華餐室角落一張擺了兩份餐具的桌位走去。一排表情嚴肅的學者畫像高掛在上方俯視著他們，彷彿也在思考她的計畫。

威廉先前進來過，一個應該是放著鑰匙的厚信封，靠在銀質胡椒罐旁邊。

他謹慎地彎起穿著細條紋西裝褲的腿坐了下來，微笑著對她說，他擅自替他們點了一瓶史密斯杭特拉菲酒莊的上等

葡萄酒。她已經知道，他特別喜歡用這種略帶神經質的炫耀方式說話，但她現在只想躲得遠遠的。

侍者過來替他們點菜，他要了濃湯和炸羊排，她則選擇菜單上最簡單、最容易做的烤比目魚。但她對自己罔顧一切不快依然感覺饑餓，覺得有點羞愧。

她很快看他一眼。發現他還是以前那個一絲不苟、道貌岸然的模樣，以微微的不耐煩展現他的權威。他的皮膚因很久以前在印度染患瘡疾而稍顯蠟黃，但依然十分英俊，只是屬於比較冷血的那種。

他們又交換了幾句不著邊際的寒暄之辭，而後威廉環顧室內，壓低聲音。

「妳真的想要這個？」他的手蓋住那信封。

「是的，謝謝你。」她已打定主意，不做任何解釋。

他等她繼續說，修飾完美的指甲在桌面上輕敲。那些半月紋如此乾淨，指甲邊的硬皮都經過細心修剪。她想起他曾在浴室多麼不懈地刷洗。

「妳要回去？」

「是的。」

「獨自回去？」

「獨自回去。」她咬著嘴唇的內側。

他發出半似口哨聲的嘆息。「容我提醒，妳沒有錢，即使有、也很少。」

她強迫自己不做任何表示。你又何必說得這麼明白？

他撕著麵包捲，讓麵包屑掉在餐盤上。那對冷漠的灰眼睛看著她，那對也曾閃著真誠的眼睛。侍者送上他的湯。

「我得說，」他謹慎地喝一口湯，「這個想法非常不應該，完全不負責任。」